



阿拉法特

—— 其人及其神话

〔美〕托马斯·基尔南 著



阿 拉 法 特

——其人及其神话

[美] 托马斯·基尔南 著

余崇健 刘和生 龚文庠 译

龚文庠 校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作家托马斯·基尔南所著的一部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传记。全书分上、下两篇，共30章。作者通过走访，收集大量有关阿拉法特的生平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发展情况的资料，按时间顺序对阿拉法特其人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叙述。这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阿拉法特其人以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阿 拉 法 特

——其人及其神话

托马斯·基尔南著

余崇健 刘和生 龚文庠 译

龚文庠 校

责任编辑：许耀明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1201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00千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册

统一书号：10209·84 定价：1.60元

出版说明

《阿拉法特——其人及其神话》是美国作家托马斯·基尔南著的一部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传记。由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余崇健、刘和生和国际政治系龚文库三同志翻译，并由龚文库同志审校。我社将此译本出版，以供广大研究人员及爱好者参考。

本书作者通过走访，收集了大量有关阿拉法特的生平资料及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资料。这对于我们研究、了解阿拉法特的生平及其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所持立场、观点的局限，在取材、对事件的提法和理解上，难免有曲解和贬低之处。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并无碍阿拉法特的形象和本书作者的上述基本观点和态度。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时应多加分析。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赵宝煦教授、于土同志和齐云山同志的热情关心和帮助，谨此致谢。

1984.12.24

译 者 的 话

《阿拉法特——其人及其神话》是美国作家托马斯·基尔南通过走访而写成的一部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传记。作者以时间为顺序叙述的自1929年前后至70年代中期阿拉法特的生平以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了解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所持立场、观点上的局限，从取材、分析到结论难免有曲解、贬低之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赵宝煦教授的关心和指导，还得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于土同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齐云山同志的帮助，在此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妥或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3.10.

目 录

前 言	(1)
序 幕	(5)

上篇 以色列国成立以前

第一章 世 系	(14)
第二章 在耶路撒冷的遭遇	(30)
第三章 青年时期的拉赫曼·古德瓦	(35)
第四章 学习伊斯兰教义	(50)
第五章 穆斯林兄弟会	(62)
第六章 麦吉德·哈拉比	(68)
第七章 成为亚西尔	(84)
第八章 加沙的伏击	(94)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04)
第十章 游击队的早期阶段	(115)
第十一章 在耶路撒冷受骗	(127)
第十二章 阿布·哈立德的遗产	(136)
第十三章 殉教者阿布·哈立德团体	(142)
第十四章 分治的途径	(153)

下篇 以色列建国后

第十五章 以色列国的诞生	(165)
--------------	-------

第十六章	回到开罗·····	(173)
第十七章	游击队初次训练·····	(179)
第十八章	成为亚西尔·阿拉法特·····	(191)
第十九章	“短弯刀”·····	(204)
第二十章	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业·····	(212)
第二十一章	苏伊士·····	(219)
第二十二章	复仇的一代·····	(231)
第二十三章	从德国到科威特·····	(238)
第二十四章	法塔赫·····	(245)
第二十五章	“我们的巴勒斯坦”·····	(251)
第二十六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262)
第二十七章	恐怖主义·····	(270)
第二十八章	阿卜·阿马尔·····	(278)
第二十九章	与叙利亚的关系·····	(287)
第三十章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转变·····	(295)
尾 声	·····	(306)
英中译名索引	·····	(310)

前 言

这本传记是1974年我在黎巴嫩贝鲁特访问亚西尔·阿拉法特时才计划写的，当时我正在准备写另一本书^①。时间正是阿拉法特到联合国去参加辩论前的几个月。他对于用英语为他写一部传记表示愿意给予合作。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看来出这样一本书将能促进西方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至于对提高他自己的地位则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在这之后，虽然我煞费苦心地、非常明确地表示了愿意合作的想法，但是他对此事的兴趣却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中间人才重新得到了肯定。

因为是合作，我当然不是按照阿拉法特的授意或批准来考虑如何最后写成这本传记的。他把他过去的生活经历搞得那样神秘，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段神秘事迹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关于阿拉法特的神秘传说中最神秘的一段。我在直接同他一起着手写这本书以前，决心尽我所能来揭示他的身世。

为此，我访问了一批熟悉他早年各个不同时期生活的人。我还查找了可能查找到的许多文件（事实证明这类文件极为稀少），它们可以进一步揭示阿拉法特生活的真实面

^① 托马斯·基尔南著《阿拉伯人：他们的历史、态度和对工业化世界的挑战》（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5年）。

貌。我在收集和整理了许多有关阿拉法特的事实、设想、观点、回忆和轶事（其中大部分来自我所访问的人）之后，在1975年5月便动身去找阿拉法特，他答应给我一段时间，我坐下来同他一起商量，要他在我所作的这幅肖像画上，缺少什么就填补什么。

可惜，事情并不象我设想的那样顺利。阿拉法特经常用作总部所在地的贝鲁特城时常成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相互残杀的内战战场。我的中间联系人告诉我，因为巴勒斯坦游击队卷入了这场斗争，阿拉法特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已经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避难去了。

他愿意在那里会见我吗？我问道。回答是他目前很忙。但是，如果你想碰碰运气，就到大马士革去吧。

大马士革之行收益不大。这并非因为阿拉法特不想会见我，而是因为我得知，他对合作的理解始终与我原有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根本不愿意深入谈论有关他身世的真实细节，却又非常希望我把他为自己虚构的神话般的经历重新写出来。因此，如果我按照他的想法与他合作的话，本书就不是一本传记，而是新闻广告了。

因此，我写这本传记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从我所访问的阿拉法特的亲属及其现在和过去的熟人那里设法取得的。我应当提到的是，向我提供这些资料的人中，许多人只能讲阿拉伯语，而且，我对他们的访问是通过译员进行的。我在书中引用他们的话时，并没有把他们的回答和列举的事例按照译员的翻译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译员自己说的英语常常极不简练。为了易读起见，我又把这些轶事用普通话式的英语写出来。另一些向我提供资料的人讲的是英语，但讲得不流利，也不够

准确。出自同样的原因，我把他们的谈话作了文字上的改动。

我相信，为了了解亚西尔·阿拉法特先前不为人们所知的的生活情况，读者至少应当对影响其生活的外界时势和事件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此，我力图勾划出一条历史线索来贯穿这本传记的全文。我希望熟知这段历史的读者不会因为我对历史的叙述过于简单而感到乏味，也希望迄今为止对中东历史一无所知的读者不至于把书中这类叙述当作多余的累赘。

托·基
于纽约

阿 拉 法 特

——其人及其神话

序 幕

1929年8月23日上午，当耶路撒冷接近晌午的时候，一群蓄着长胡须，穿着黑长袍、围着披巾的犹太人，手里拿着祈祷书，拐过一个街角朝着“尊贵的圣地”走去。“尊贵的圣地”是一座围墙的阿拉伯语名字，它环绕着包括阿克萨清真寺和大圆石顶清真寺在内的一片场地。

这两座清真寺是耶路撒冷穆斯林最重要的圣洁场所，而耶路撒冷又是伊斯兰教第三座最圣洁的城市。它们都是许多世纪以前建造的，随着整个伊斯兰世界发起的广泛的募捐运动，现在正在加以修复。

修复清真寺不单纯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虽然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一直存在一个犹太居民群，但最近30年来，犹太人不断地、成批地涌进巴勒斯坦，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中欧和东欧。起先，向巴勒斯坦移民多少带有自发性。但后来接受了一种以犹太复国主义形式出现的基本理论——一种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混合，这种理论主张在巴勒斯坦为欧洲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在他们的神圣祖先的土地上设立避难所，摆脱世代所遭受的压迫和迫害。最后，在1917年，通过贝尔福宣言的形式，这种移民活动得到了认可。贝尔福宣言被大多数犹太人看作是英国对建立这样一个民族家园所承担的义务。许多犹太人还进一步把这个宣言看作是英国有意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的犹

太国家，而不单是一个民族家园。

12年后，在耶路撒冷这个炎热的早晨，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当地阿拉伯人中穆斯林和基督徒的领袖们所嫌恶的东西。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犹太人不断涌入，阿拉伯居民的人数仍是犹太居民的9倍。在这些阿拉伯人领袖中最突出的是一位32岁的、机智的政治家和宗教权威，名叫哈吉·阿明·侯赛尼。

哈吉·阿明是耶路撒冷最大、最有地位的家族之一，即侯赛尼家族的后裔。自17世纪以来，这个家族总有人担任耶路撒冷的穆夫蒂，几乎没有中断过。穆夫蒂^①主要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宗教职务，由伊斯兰学者担任，其职能是领导穆斯林社团，监督和管理圣地，是当地舍里耳——神圣的伊斯兰法的最高解释人。舍里耳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法。

哈吉·阿明的祖父曾经是耶路撒冷的穆夫蒂。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卡米勒·侯赛尼也担任过这一职务。1921年，哈吉·阿明的哥哥去世时，他自己虽然刚满19岁，却已经以哥哥的天然继承人自居了。就在这时候，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大家族为了取得提名的资格进行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幕后策划，但没有成功。于是，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批准了哈吉·阿明为穆夫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高级专员就是赫伯特·塞缪尔，他是一位英国犹太人，而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

哈吉·阿明接受任命以前，曾经参加过1920年4月阿拉伯人为反对英国当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鼓励犹太人移

① 指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民而举行的暴动。不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仇恨的根源其实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问题。它有很长的历史，这段历史要回溯到许多世纪以前的殖民帝国统治时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和英国对它的支持不过是点燃的火柴掉在了一大堆引火的干柴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阿拉伯人许多世纪以来在土耳其或奥斯曼帝国的一般说来是暴虐的控制下的生活。在反对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后来)美国的战争中，土耳其人站在轴心国一边。19世纪，英国和法国扩大了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英国在埃及、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法国在叙利亚和阿拉伯柏柏尔人的北非。英国尤其有理由保卫它在中东的巨大利益，抵御轴心国通过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对该地区的侵犯。

为了保卫这一利益，英国在1916年说服阿拉伯伊斯兰最大、最有势力的家族——哈希姆家族的领袖、麦加的大舍利夫侯赛因·伊本·阿里起来反对奥斯曼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的策略就是从北方牵制奥斯曼军队，这样，英国就更容易保卫自己在那里的利益。为了报答哈希姆家族的合作，英国答应战争胜利结束后，任命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担任具有独立主权的泛阿拉伯国家的加冕的国王。在哈希姆家族看来，这个国家将包括埃及以东所有操阿拉伯语的国家，即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在内。

战争对英国人来说胜利结束了，但诺言却从未付诸实现。他们起先是推卸责任，后来则完全背离了诺言。相反，英国和法国在美国帮助下，单方面地瓜分了阿拉伯世界，成立了新的国家和保护国，企图扑灭他们自己点燃起

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之火。

火是熄灭不了的。火燃烧得最旺的地方是在夭折了的泛阿拉伯国家的中心地带叙利亚。在土耳其统治时期，叙利亚作为奥斯曼的一个行省没有明确的边界线，但一般的理解是，它包括北起土耳其，西南至埃及西奈之间的地中海东岸的那片领土，它的最东端以同样没有明确边境线的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的奥斯曼行省为界。

英法两国瓜分的就是这个大的叙利亚行省。他们通过人为地划定的边界线，把叙利亚划为四块截然不同的地区：巴勒斯坦、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

建立一个不受奥斯曼人及欧洲人支配的独立的泛阿拉伯国家，这种设想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埃及和叙利亚，它主要是英法殖民政策所带来的欧洲政治思想交流的结果。从12、13世纪十字军时期到19世纪英法侵入为止，阿拉伯地区是全球舞台上死气沉沉的地区。在中世纪外国各王朝的连续统治时期，这个地区的文化及社会制度都停滞不前。然而，由于接受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这个广大地区开始苏醒了。与此同时，奥斯曼政权在内政腐败和对外战争两者的推动下，正在日益削弱。到20世纪初，阿拉伯世界尽管还没有被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热情所激荡，却已经意识到变革即将发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已经激化为希望。1916年，当英国为了报答哈希姆家族反土耳其的功绩而对阿拉伯人的独立作出保证时，这种希望就变成了期待。阿拉伯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们在后来的两年中的确下定决心为建立独立的国家作好了准备。

在这些人中，代表叙利亚南部一个大家族的年轻的哈吉·阿明·侯赛尼希望担任这个未来的独立国家的重要政治角色。这个国家的首都最有可能设在大马士革，甚至可能设在耶路撒冷。但就在这时发表了贝尔福宣言，随后，叙利亚本土分割出南叙利亚。英国又将南叙利亚分为两块领土，将它们分别称作巴勒斯坦（根据《圣经》中的“斐尼士人之地”）和外约旦。叙利亚的其余部分仍然是英国、法国和哈希姆家族争抢的地方。

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向欧洲人一再让步，希望自己至少能抢到一小块骨头。这样，他们不知不觉地默认了英国和法国对阿拉伯世界所打定的主意。至于象哈吉·阿明这样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起先被英国，后来又被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物出卖了。当欧洲犹太人第一次移民浪潮在主要由英国发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下开始拍打着巴勒斯坦海岸的时候，这个舞台完全为冲突设好了布景。

阿拉伯人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抗犹太人移民的活动开始于1920年4月。哈吉·阿明站在示威运动的最前列，发表激烈的演说，鼓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反抗英国当局和犹太移民。因此，英国当局颁布逮捕令，下令逮捕哈吉·阿明及其最亲密的伙伴阿列夫·阿列夫。他俩逃到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中间找到了临时安全的避难所，这些民族主义者企图阻止哈希姆家族放弃残存的泛阿拉伯梦想。

哈吉·阿明呆在大马士革的时间很短。他到达大马士革不久，法国人将哈希姆家族的人驱逐出了叙利亚。哈吉·阿明和另外几百名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被迫转移到外约旦进行地下活动。他在这里一直呆到1921年初，这时候伦敦

任命赫伯特·塞缪尔为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塞缪尔赦免了哈吉·阿明和阿列夫。这是他奉行和解哲学的部分体现。哈吉·阿明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不久，塞缪尔采取进一步的和解姿态，正式批准他担任耶路撒冷的穆夫蒂。

尽管塞缪尔的意图是想把哈吉·阿明纳入到英国的事业这边来以抵销一个潜在敌人的作用，但是，他采取这种策略的最后结果却适得其反。从此以后，哈吉·阿明利用当时担任穆夫蒂和后来担任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的威望，以及这些职务每年给他带来的巨款，不倦地、辛勤地工作着，以破坏英国人企图在巴勒斯坦所建立的一切，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定居事业。

哈吉·阿明一开始担任穆斯林最高委员会主席就力图赋予反犹太复国主义斗争以宗教色彩。经过他的努力，最后在两座圣洁的清真寺墙外发生了1929年8月28日的事件。

哈吉·阿明早已制订了恢复清真寺的计划，以便重新确立伊斯兰教在巴勒斯坦的主宰地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鼓噪的，对部分耶路撒冷提出宗教权利的要求。为此，他向穆斯林世界筹集巨款，并把宗教号召和政治谩骂结合起来，反对犹太人对这个城市的各种现实的设想的图谋。

事有凑巧，根据犹太人的宗教传说，清真寺围墙的一部分是古代犹太人圣殿墙的断垣残壁。然而，不单是这些清真寺，而且整个寺院场地都是耶路撒冷最受穆斯林崇敬的场所。让犹太人在这个尊贵的圣地（包括在复建工程内）做祷告就等于穆斯林用钱向异教徒提供津贴，这就是几年